

人工智能 —— 改寫了人的「關係」模式

呂志文

前言

還記得在大學進修電腦科學時，人工智能一課是必修的。意外地，教授在第一課首先提出的是哲學認知論的問題：「人如何學習及電腦能模仿人的思維模式嗎？」進而是邏輯學，然後就是學習數學的矩陣（Matrix）¹。我們的學期考試就是要編寫一個打井遊戲，與教授的 AI 程式對戰；由最簡單的 3×3，九格開始，若戰勝或平手就可以過關，進而挑戰 4×4 的十六格關卡、5×5 的 25 格的關卡，如此類推，直至一方戰敗為止。那四個月不斷改良程式的演算法，希望能戰勝教授的程式，過程其實相當乏味，因為只對着冷冰冰，沒有交流的電腦，幸好有其他同學在旁討論、陪伴、談天，才較輕鬆渡過。如果當日的電腦已有今天 AI 的聊天功能，跟我談話、討論，情況又會否不同呢？

今天 AI 的應用範圍已有突破性的發展，從功能性的個人言語翻譯、解答問題、自動駕駛車輛到醫療診斷等；AI 的應用也包括社交媒體推薦算法、虛擬助手和聊天機器人。這些技術正在改變人際互動的模式，亦在重塑人類的社會結構和情感連結，影響我們與社會、團體、人及不同專業的關係。

¹ 因為矩陣在人工智能領域扮演著重要角色。矩陣可用於表示和處理一系列數據，並且能夠讓電腦更容易理解和處理；無論是在遊戲開發、圖像處理、金融建模還是計算機視覺等領域，矩陣都在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1. 人與社會/團體的關係：「消極自由」的消失

隨著 AI 技術在監視和數據分析中的應用，個人隱私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大數據技術使得企業和政府能夠收集和分析大量個人數據，這可能導致個人信息的泄露、不當使用和濫權的情況。此外，公民自由可能亦因此受到侵害，社會的透明度和信任度也可能下降，影響着人與社會/團體的關係。

科克爾柏格在《AI 世代》就指出利用人工智能監控與執行法律，可能會剝奪人的「消極自由」。所謂「消極自由」即不受干涉的自由（freedom from interference）；不受他人或是國家的干涉、強迫或是阻礙²。當人工智能被用來辨識那些疑似對社會構成安全風險的人們（例如：那些無權獲得移民或是庇護的人們，或是那些犯下罪行的人們）的時候，其他人的「消極自由」便岌岌可危。因為這些技術創造了無孔不入的監控網絡，這些網絡總是存在着這種高壓的方格邊界（邊界 Jeremy Bentham）以及後來專門稱之為全景式監獄（Panopticon）：它們被監控着，但他們看不到監獄者。從技術上來講，它甚至不需要有庫作，或不論是否確實地運作，都已經影響了人的行為，就好像有庫作與否一樣。當你道理無誤地在監視，或是有無誤地在監獄，就足以規範你的行為了。只要在牆皮上掛個鏡子就行了——這創造了一個人的消極自由條件的恐懼。這不僅可以在監獄中被使用，也可以在作業中使用，以監控員工的表現。監

² Berlin, I.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7, pp.191-242.

控者是誰？我們看不見誰在算去 數據使用這些 數據的人

科克爾柏格續指出人工智能監控不僅由政府用於執行法律上，或是用在企業環境與工作脈絡中（縱向的監控），它也被運用在私人領域中，例如，在社群媒體上，同僚監控或是「橫向的監控」—— 社群媒體用戶在演算法的媒介下互相監控。社交媒體和即時通訊應用程序使用 AI 算法推送個性化內容，影響用戶的互動行為。例如，這些平台利用用戶的數據分析來決定顯示哪些資訊或推薦哪些朋友，從而可以增強或削弱現有的人際關係。研究顯示，這種基於算法的內容篩選可能導致回音室效應，即用戶更多地接觸同質化的觀點，這可能進一步加深社會分化和孤立感。這在人的不自知下影響他與社會或團體的關係⁴。

此外，還存在着逆向監視（sousveillance）：人們使用可攜式裝置來記錄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也威脅到各人「消極自由」，不受干涉的自由。隱私自由通常被看作人的一個基本權利，但是在一個鼓吹分享、公開、曝光的文化裏，這可能威脅到各人的私隱權。

今天，人們有時在不意識的情況下，將私隱及「消極自由」拱手相讓，他們各自在不同的數碼平台（如 Facebook、Twitter 等）創建關於他們自身的數位檔案，其中包含着他們願意分享的各種個人的詳細訊息。這可能會將他們置於一個他們從沒有想像

3 Mark Coeckelbergh（馬克·科克爾柏格），譯者：鄭楷立，「AI 世代：從政治哲學反思人工智慧的衝擊」，（台灣：商周出版，2024），33-34 頁。

4 同上。

過的處境。這類資訊已經被用來對他們進行執法或成為公司解僱他們的原因⁵。

2. 人與人的關係：從「他者缺席」、**「身體缺席」**，到現在「人」也缺席

隨著 AI 技術的普及，人越來越依賴數位助理和社交媒體，這正逐步加速了「人」在各種關係中的缺席⁶。各種電腦軟件及互聯網的出現，慢慢地將「他者」從我們日常人際關係中抹去；各種視訊軟件更把我們的「身體」抹去；AI 的普及運用使「人」的臨在被抹去。

「他者缺席」

電腦及智能手機的普及，的確減少了人與人的接觸和聯繫，令「他者缺席」於我們的生活中。記得 2008 年到羅馬進修，當時人生路不熟，意大利文又有限，再加上地圖軟件和翻譯軟件並未發展成熟；要查詢學校、生活資訊和路徑時，只能求教他人。但 2012 年再次回到意大利進修時，情況就很不同。那時遇到問題或迷路時，立刻便會借助智能電話上的地圖程式和互聯網資訊去解決問題，不用接觸他人。回想起來，先進軟件不但減少了我運用意大利文的機會，而最重要的是減少了與人接觸的機會。今天無人酒店、掃描 QR 碼落單、網上購物等已成為很多人的新常態，

5 Caitlin Rogers, *Eight Instances Where Social Media Posts Led to Employee Termination in FAMA*, 17 Sept 2024.

6 呂英華，「當『社交恐懼』遇上 AI」，《燭光網絡》，155 期，2024 頁 4。

接觸「他者」的機會越來越少，這大大改變了我們人與人的關係，跟陌生人寒暄、交流的機會亦少了。

「身體缺席」

隨着視訊軟件的發展，我們的「身體」也逐漸缺席於各種人的聚會。因着疫情，視訊會議應用程式如 Zoom、Meet 等迅速發展，快速轉向廣播網路研討會、連網會議室等，並持續進化及擴展。以往，在一般的面對面會議中，我們可以利用更多的非語言技巧表達感受，例如面部表情、語調語速抑揚頓挫，以至身體語言；但在網絡會議中，「身體缺席」了，不能用以上的技巧補助，就必須花費更多精力在發言內容的表達上。疫情放緩後，在家工作已成為很多公司的新工作模式，再加上視訊會議的普及，人與工作伙伴、上司、下屬、同事之間亦變得疏離。從前除了會議，同事在公司有交流溝通，有講有笑，甚至能建立友誼；但換了在家工作和視訊會議後，我們只能與同僚在互聯網見面，會議亦只着重議程，完成了便匆匆結束，大大減少了會議前後建立關係的機會。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學術界或世界組織的交流。

元宇宙（metaverse）⁷ 的組成及推廣更具體地影響人與人的實體交流，使用者可以透過 VR 裝置等，在這些虛擬世界中進行互動，無論是與其他使用者還是與虛擬物體進行互動，身體的缺席更為明顯。近年這熱潮好像在減退中，但有電腦專家認為只是此刻大眾將焦點放在了 ChatGTP 等 AI 軟件上，開發公司也正在用不

⁷ Metaverse（元宇宙）是一個概念，通常指的是由多個虛擬環境或世界組成的系統，這些環境可以是互相獨立的，也可以是相互連接的。這些虛擬世界可以通過虛擬現實（VR）、擴增現實（AR）、遊戲、社交平台等技術來實現。

同的詞彙去發展元宇宙概念，例如蘋果公司就用了 Spatial Computing 來取代⁸。

「人」也缺席

近年，AI 技術突破了人類的想像，除了對答自如，恍如真人一樣的溝通，並且開始大眾化，任何人都能夠應用。市面上出現了許多類似傾談伙伴的 AI。當人習慣於與 AI 進行互動。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可能會將機器人視為可以信任的夥伴，尤其是在情感支持的領域。若真如此，人其實是跟 AI 程式建立關係，「人」徹底從親密關係中缺席了。然而，這種依賴可能導致人們在真實的人際關係中產生疏離感，退縮於虛擬互動，而不願意面對面地進行情感交流。

AI 技術的普及使人際關係的形成和維護變得機械化及功能化。舉例來說，約會應用程序利用 AI 算法進行配對，幫助用戶尋找潛在的伴侶。雖然這種方便性在某種程度上提升了人際匹配的效率，但也可能導致過度物化人際關係，使得深度情感連接的機會減少。人們在尋找伴侶時可能會過分依賴算法推薦，而忽視了彼此之間的真實兼容性和情感基礎。人在人際關係中「懶得」社交，甚至在認識伴侶上，也愈來愈不想接觸社會中真實的人，這亦解答了為什麼 GPT Store 會出現大量可以充當「女朋友」的 AI。此外，附加了 AI 交流程式的性愛機械人等類似產品早在市場出現，不亦正好反映此一狀況嗎？

⁸ George Lawton, *Is the metaverse dead? Here's what happened and what's next* in TechTarget, 07 Mar 2024.

呂英華指出，「AI 朋友或伴侶」受歡迎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其「可操縱性」，對比真實的人，AI 能任人擺佈。這是由人的自我中心使然，令人需要這種可操縱性，經常想要他者順從自己的想法、為自己付出，或期望自己是世界的主角。與人相處時最的人際關係是去索取而非自覺自惠，而不是講自己想講的但很多人只是為別人自覺自惠自由自舌而不想別人的這等類便成為一個可操縱的外邊物品你要它自惠你更自惠你它只會為你而最真事向為用服務浪費關係的AI 盡講免些許自覺自惠愛爾愛到底誰人不重動⁹但這種互動關係又能有多深、多豐富呢？真能代替人與人的關係嗎？

3. 人與專業的關係：追求真理

AI 與各種專業

因為 AI 能夠快速處理和分析大量數據，從新、舊知識提取有用的信息，提供高精度的預測和建議，所以能在各行各業中被應用，包括醫療、法律、教育、金融等。總的來說，AI 作為專業輔助工具，能夠提升效率、準確性和決策質量，從而使專業人士能更好地應對挑戰和需求。一般認為，在一些重複性高、標準化的工作中，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可以有效取代人類，例如數據錄入、簡單的客服等。在需要專業知識和決策的領域，例如醫療、法律或金融，人工通用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可以輔助專業人士，但完全取代這些專業可

9 呂英華，「當『社交恐懼』遇上 AI」，《燭光網絡》，155 期，2024 頁 4。

能較為困難，因為這些領域常常需要深入的判斷和道德考量。話雖如此，但網上醫生、律師已相繼出現，這正在改寫人與專業的關係。這些網上專業 AI 能取代人嗎？

其中，人類是關係的存有，有獨特的情感，以人與醫護關係為例，病人能接受機器醫生或護士，而不是「人與人」的醫療關係嗎？醫生和護士懷著同情心、同理心和愛心提供治療和關顧；這樣的氛圍能有效提升患者的康復。在婦產科，任何臨床檢查都需要同情心和同理心；兒童在面見醫生或接受治療時，一般都感到恐懼或焦慮。他們通常都不願意配合，表現退縮及富攻擊性。機器人醫生和護士在這些情況下，應無法實處理，因為這些機器不具備同情心等人類屬性。在精神病院使用醫療機器人可能會對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患者產生不利影響。這是人工智能在醫學領域中面對最難處理的問題。最近有研究發現 ChatGPT 在應對患者問題時，能提供高質量、富有同理心的回答。這方面更勝過剛入職的醫生¹⁰，但有人質疑 ChatGPT 用了很多表達同理心的罐頭答案（canned answer）。

這些罐頭答案都是由人輸入的；電腦科技界有一句名言：「Garbage In, Garbage out.」即是電腦縱使更聰明，更有智慧，都是從人類的輸入中學習過來。如果我們將錯誤、無意義的數據輸入電腦系統裡，電腦也只會輸出同樣錯誤、無意義的結果¹¹。如果我們規限了人工智能所接觸到的數據，即是更好的演算法，也無法得到有效或針對性的答覆。AI 演算法若編寫得不好或被有心人更改利用，可能會產生偏差的結論，從而導致不公平的決策或錯

10 Frankie Vetch, ChatGPT better than trainee doctors at diagnosing respiratory diseases in study, The telegraph, 09 September 2024

11 陳永浩，「用 AI 學習、做功課有何不可？」，《明報「談天說道」》，2023 年 4 月 11 日。

誤的結論。其實，AI 系統的訓練數據往往反映了人類社會的偏見，這可能導致在招聘、信貸和司法系統中的算法在做出決策時存在歧視性，損害某些群體的權益，加劇社會現有的不平等。

談到 AI 的可信性，一些新的 AI 技術亦正在破壞 AI 程式或網上資訊的可信性。教宗就曾經被 AI 的「深偽技術」（deepfake）¹² 影響。2023 年初，一張教宗方濟各穿著白色羽絨衣的照片在推特（Twitter）瘋傳，後來證實並非實照，而是使用 AI 人工智能 Midjourney 生成的假圖像，讓許多人都上當了，今天這些教宗的假圖像（包括與女歌手麥當娜的親密合照、紋了身的教宗等），已充斥著整個網絡，人如何分辨呢？Microsoft 亦曾發表了一個人工智能模型 VALL-E，只要有 3 秒鐘錄音就能夠模仿來源的聲音朗讀相同語言的內容。「深偽技術」（deepfake）快速地改變大眾的所見所聞，並顛覆了人們的認知，人工智能的進步，意味著圖像、音訊可以被操縱，這樣我們就不能再相信我們所看到、聽到或讀到的訊息¹³；正如教宗的假照片所示，基督徒必須提高警覺，以免被錯誤信息混淆誤導。若有不法分子或機構製造大量虛假或誤導訊息，所有 AI 產生的建議亦會受到影響。

12 深偽技術（deepfake）一詞來自於結合英文的「deep learning」（深度學習）和「fake」（偽造）所生成的混成詞。深偽技術專指基於人工智能的人體圖像合成技術的應用，此種技術可將現有的圖像或是影片疊加到目標圖像或是影片上，以製作能夠以假亂真的假媒體。

13 美國蘋果公司 5 月 16 日宣布了一系列語音、認知、視覺等相關輔助功能，其中一項新功能名為「個人語音」，利用 AI 技術，可在 15 分鐘的訓練後學會並模仿出機主的聲音。

與天主的關係 —— 「神的缺席」

人渴求認識真理及生命的意義，更希望與最高存有建立關係及交流。今天亦有人利用 AI 的應用程式來造「神」或宗教的交流平台，與人開展交流。

吳慧華是醒了我們一款名為 Jesus AI 的應用程式已推出，一問一答如 ChatGPT。官方的中文介紹列出下載後可以「詢問聖經中的任何經文、律法、愛、生命、真理！」，似乎只是資料提供，但英文的官方介紹則想給這 AI 定位為「耶穌的良知」，超出了純粹解答問題的預設。另外亦有人在 Twitch 為「耶穌」開了賬號，名為 ask_jesus（問問耶穌），這是根據《聖經》中的耶穌創作出來的 AI 角色。這個賬號如此介紹自己：「無論你正在尋求屬靈指導、尋找朋友，還是只是想找人傾訴，有我在，和我一起踏上人生旅程，發現信仰、希望和愛的力量。」**這裏跟猶太 AI 耶穌無異，無怪乎已經在網絡中穩固地站著。更何況這「AI 耶穌」還非圖骨、回春等靈藥，不會走改換的爭義。如果它生在耶穌時代，必然真的耶穌受洗，可塞人皆知。因為當年會與人真誠相問的事，後給會與人虛偽申屬利的事。或許有些人抱著好玩的的心情「AI 耶穌」交談，但事實上，已經開始有人不清現實地擬世界。這個流行的物當中保留了一幅圖，內容是一位媽媽向耶穌求化真，且高之餘，還有這位耶穌求祈壽，祈求「她已生的活著得妻子，以則愉喜每天守事，且盡心守繫」¹⁴**

14. 吳慧華，「AI 盛開，『神話』不再」，《生命倫理錦囊》50 期，2023 頁 1。

吳氏續指出外國有人利用 ChatGPT 的提示語生成了一位名為 Hakol 的虛擬神祇，這個類似神的虛擬存有物，集合來自不同宗教和信仰體系的所有神的特徵、能力、知識、技能和屬性。所以著名的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 Yuval Noah Harari 呼籲人們要對人工智能進行更嚴格的監管，他表示「像 ChatGPT 這樣的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現在能夠編寫自己的經文並創立教派和邪教，這些教派和邪教可以演變成宗教。」¹⁵

可能大部分人對這些 AI「神」只是抱着好奇或鬧着玩的心去應對，離真正相信、敬拜或倚靠這些 AI 神還很遠。但也有一些人如上述那位媽媽被虛擬神的「假關懷」及「假溫暖」所蒙蔽。此外，自從電腦及智能電話普及化後，很多人已減少與天主與人交流。智能電話的方便，讓我們無時無刻都在工作或享受，它成了我們 24 小時的貼身助手或私人娛樂中心，當中包含迎合我們興趣的文章、相片、片段、遊戲、電影等。靜下來的時間變得奢侈，今天我們愈來愈少有閒暇欣賞天色。我們的雙眼，望著電視熒光幕及電腦顯示屏的時間，望著文件的時間要比望著日間的藍天白雲或夜裡的月色星光更長更多。靜下來祈禱、默想的時間少了，等待的能耐減弱了，人又怎能與真正的天主建立關係呢？

4. 總結

我們不能否定 AI 對人際關係的確帶來了一些正面的影響。AI 不僅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交友平台和社交機會，還能幫助打破地理和文化的限制，促進更加多元的交互。例如，社交媒體讓來自

¹⁵ Mehul Reuben Das, *ChatGPT as God? AI bots capable of starting new religions, warns expert*, May 3, 2023, <https://www.firstpost.com/world/ai-bots-capable-of-starting-new-religions-warns-yuval-noah-harari-12540282.html>.

不同背景的用戶能夠互相聯繫，分享觀點和經驗，從而拓展了人際關係的範疇。但如以上所說，它也正在改寫我們的交流模式及建立關係的行徑。

陳永浩博士曾問過人工智能「你很聰明，有一日你會取代人類嗎？」它的答覆是：「儘管我是一個非常智能的人工智能助手，但我無法取代人類。我們僅僅是智能，還有許多其他特質和能力，如情感、創造力和人際交往能力等等，……人類和人工智能助手之間的互動也應該是一種合作關係，而不是取代關係。」¹⁶ 這答案看似令人很安心，但這是否事實？早於 2014 年，英國著名科學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說，人類創造智能機器的努力威脅自身生存¹⁷。2023 年，包括 OpenAI 和谷歌 Deepmind 負責人在內的專家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導致人類滅絕¹⁸。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人正在慢慢缺席，讓位給 AI，失去他作為明智管家的角色。我們要持守人工智能不能做到的，就是它在上述答覆中所說的：「它不能取代人的關係」。人與社會、他人、專業的關係。

確保人類的基本權益和價值

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這些威脅，政府、企業和社會應該共同努力，制定相關政策和規範，確保 AI 技術的負責任使用。只有這

16 陳永浩，「跨過『元宇宙』，踏進『人工智能』」《生命倫理雙月刊》81 期 2023 頁 6。

17 羅玲（編譯），「霍金警告：人工智能可能讓人類滅絕」BBCNews 中文，2014 年 12 月 2 日。

18 Chris Valla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lead to extinction, experts warn, BBC News, 13 May 2023.

樣，我們才能在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保護人類的基本權益和價值。

教宗方濟各於 2023 年 3 月 27 日在梵蒂岡接見了密涅瓦對話（Minerva Dialogues）¹⁹活動的參與者，讚許科技和人工智能在促進公共福祉方面的益處，同時也提醒眾人切勿不符合倫理、不負責任地使用人工智能²⁰。他亦促請針對這些具有破壞潛力和雙重效應的新技術的意義展開公開對話²¹。教宗表示，「我堅信，唯有當研發這些科技的人秉持倫理原則、負責任地作出持之以恆的努力時，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潛力才能發揮出來」²²。

不能以數式與算法局限了我們的人際關係

AI 在人與人的交際過程中是雙刃劍。雖然其帶來的便利和機會促進了人際互動的多樣性，但同時也可能導致溝通的表淺、情感的疏遠及社會分裂的加劇。在未來的研究中，需進一步探討如何平衡 AI 技術的利用與人際關係的深度，以促進更加健康和有意義的社會互動。

教宗很有先見地指出：「人類擁有與生俱來的尊嚴，這觀念要求我們承認並尊重一個事實，即：人的根本價值不可光靠數據

19 密涅瓦對話是聖座教育及文化部舉辦的年度高級別聚會，邀請科學、工程、商業、法律及哲學界專家，以及教會代表，例如聖座人員、神學家和倫理學家一同參與大會。對話的宗旨是研究數字科技，特別是人工智能對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並增進相關的意識。

20 教宗方濟各定期勉持倫理原則運用人工智能，梵蒂岡新聞網，2023 年 3 月 28 日。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23-03/pope-francis-minerva-dialogues-technology-artificial-intelligenc.html>

21 教宗在明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中將論述人工智能，梵蒂岡新聞網，2023 年 8 月 9 日。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vatican-city/news/2023-08/artificial-intelligence-theme-day-pace-2024.html>

22 教宗方濟各定期勉持倫理原則運用人工智能，梵蒂岡新聞網，2023 年 3 月 28 日。

來衡量」。在社會和經濟的決策過程中，有些判斷是由算法去進行的。教宗提醒眾人對此提高警覺，因為算法分析的是個人過往行為的數據。這樣的數據可能會遭到社會歧視和偏見的「污染」。面對人的時候，我們更要有所警覺，因為一個人過往的行為，不該被用來否定他作出改變、成長和為社會貢獻的機會。「我們不能容許算法去限制對人性尊嚴的尊重，或是給人性尊嚴設下條件。我們不能容許算法把憐憫、慈悲、寬恕，特別是人類能作出改變的希望排除在外」²³。

人與人的交流在於意識之間的認知，即是「我意識到你，你意識到我」，所以我們都期望別人會理解到自己的感受。但我們也要緊記，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其自由意志、獨立思想。呂英華在她的文章《當「社交恐懼」遇上 AI》引述夏逸平一番話道出了問題的核心：「~~與一個完全陌生的溝通者看一音階符合自己口味電影、嘗試進入一個新領域或這一切你總能令人信服的、甚至喜劇的、然而它們卻缺乏了真正真實的靈魂一種不重疊的靈魂~~ 故此 AI 的千衣百面一面鋪陳卻不真誠足人的深切渴望 或午能能拋棄時時寂寞 提供時時慰藉 谷及令人陷入無比蕭勺空虛 甚無法再學習自己的喜愛的物 人需要黑暗占與真實的交流 拋棄這些不信任感，這是最真真實實的唯一方法。」

²³ 同上。

²⁴ 呂英華，「當『社交恐懼』遇上 AI」，《燭光網絡》，155 期，2024 頁 4。

關係的建立：珍惜相遇

教宗在一次談到耶穌復活納因城寡婦的獨生子（路 7:11-16）時曾說：「這福音事跡要我們對相遇深入反思。很多時候，人們錯身而過，卻沒有相遇。每個人只想著自己，對他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相遇則是另一回事，福音向我們展示何為相遇：一個男人和一個婦女相遇；一個活著的獨生子與一個死了的獨生子相遇；一群快樂的人和一大夥痛苦流淚的人相遇。」²⁵

今天我們已經習慣於冷漠文化，AI 的發展能令這種文化惡化，把人孤立起來，以為靠電腦或機械人就可以解決一切。但他們忘卻了除物質的生活，心靈和人性也需要滿全。因此我們應該努力祈求相遇文化的恩寵，懂得與天主、與自己、與人、與團體建立關係，使我們能結出相遇的碩果，使每個人重獲天主子女的尊嚴。就如耶穌所做的那樣；不僅要看，也要看到；不僅要聽，且要聽到。不要錯身而過，卻要停下來。然後去接近，去觸摸，去與實實在在的「人」建立關係，這至少可以讓人感到生命多一點溫暖和生命的獨特。

25 教宗方濟各的講道，2016 年 9 月 13 日，<https://slmedia.org/ch/blog/overcome-indifference-build-a-culture-of-encounter>